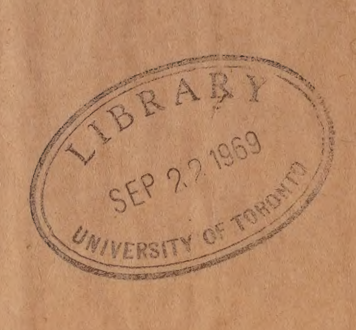
敎家編





教家編　下卷

古宜梁顯祖艮夫氏纂定

積德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孔子繫易之辭也。以必有斷之。言其效之必應也。蓋人有一二善。未必便有善報。人有一二惡。未必便有惡報。然今日作一善。明日作一善。積之不已。人欽神相。福慶必來。今日作一不善。明日作一不善。積之不已。人怨神怒。禍殃必至。故聖人又申之曰。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成名即慶也。滅身即殃也。豈惟身名已哉。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尚及於子孫也。昔有客與眞西山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人之行事善惡。便是心之影。子孫賢不肖。便是心之影之驗。故聖人論及人家子孫昌茂。皆其祖父積德所致。詎不信夫。

馬體衡教家箴

問積善。曰。陰也。故於坤見之。積之如何。曰。積於小也。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則所爲皆小惡矣。

古曰矜細行。曰勤小物。矜細勤小。積之謂也。俟大而爲。虛日不旣多乎。惟小與細。日日有之。故可以用積。泰山河海。積斯成矣。矜於細。勤於小。又安有遇大而不爲者乎。陳幾亭學言

古人重厚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賈文元戒子孫文

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

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柳玭戒子弟）

士君子心存利濟。或力不從心。惟常存善念。廣行方便。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遇人癡迷處。出一言開導之。遇可着力處。不惜挺身超救之。立心制行。無非陰隲爲念。是亦種德也。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

久之計。宋眞宗曰。施恩布德。乃世代之榮昌。懷妒報仇。爲子孫之禍患。宋神宗亦曰。苟貪妒損。終無十載安康。積善成仁。必有榮華後裔。鐸言

子弟何德何能。不過藉祖宗之力。掙得基業。居此現成時勢。自反實屬可媿。若不倍加勉勵。積德累行。而公然居之不疑。務求適己。不畏人言。妄自尊大。侮慢寒微。勝己者忌之。不若己者笑之。見人有善則疑之。聞人不善則揚之。或好游蕩。或縱酒色。敗名喪檢。人於面前。不得不以尊稱稱之。背後卽

以奴隸目之。豈不可羞。靳氏家訓

大凡善行。不待安排。一出於自然者。非上智不能。其次於日用事物之間。分別是非。見所當行。則奮發必為。所不可為。則堅忍不行。久之心與理拚。動少過舉。自不失為有德有行之士。至若二氏之教。以茹素為修行。以布施為積德。與我儒之所謂德行。判若星淵。而無知者猶謂三教合一。謬甚。宜痛絕之。

人家門祚昌盛。皆由修德砥行。世代相承。故能久

而勿替若爲祖父者不能積德行以貽其子孫爲子孫者復不能積德行以繼其祖父未有不立見傾覆者矣吾家高曾以來代傳忠孝吾父纘承基業不懈於修迄今瓜瓞綿綿仕宦相繼但恐後之子若孫安享基業罔念艱難加以氣質之偏習俗之染耳目紛紜則心志惑亂心志惑亂則事爲乖張祖宗數十載之貽謀保其不一旦墜耶是故欲立光前裕後之業務爲積德累行之修發一念行一事必思天理上無一毫虧欠稍雜私欲急遏絕

之毋飾之昭昭而墮之冥冥從來聖賢工夫只是箇戒懼慎獨而終身德行卽樹立於此若乃世間敗德喪行種種不一而莫甚於貪財好色少年子弟能從此處立得腳根不爲所中則其他無一足爲我難而德行日積矣士君子爲善盡其在我豈敢責報於天然易曰必有餘慶書曰降之百祥則昌大祖業蔭庇後昆又理之斷然不爽者也吾子孫其勗之以上梁氏家訓

經食用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在於歲之杪五穀皆入
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
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膳給者亦當量入以爲
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溉糞治之外所有若
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鈔輕貴其七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十三月之用取一

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修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吊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貧困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得妄施僧道。葢僧道本是蠹民。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汗血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

味節壽。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畜養。雜種菜蔬。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吊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有所怨尤。負欠逋借。以招耻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畱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

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喪用三年之防註謂防什一也正今所存畱三分數凡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爲準今謂人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鄰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俱無所費所謂逌其謂之足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絶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吊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不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祭祀宜嚴也。疏食菜羹致其敬。凡事

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嗛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七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槪。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宜先餘而後用。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謂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

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以上陸梭山居家備用

居家最要於勤。勤則一家之人。不至於惰廢。而無遊手閒食。以相率爲不義之事。敬姜之教子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此之謂也。蓋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一人無職事者。身居四民之中。而一無所事。坐享衣食。是天地之耗蠹。民生之蟊賊也。若主公主母。早起晚睡。先盡其家長之職。以率其男女子弟。使各勉其卑幼之職。

又幸其內外婢僕。使各供其力役之職。凡男子則耕讀工賈。婦人則紡織針指。無分貴賤。各竭其力。則既可以成人。亦可以成家。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又云。合家一心。黃土變成金也。

其次又莫要於儉。儉非鄙吝之謂也。先總計一家之中。人口若干。每歲衣食用度。必須若干。因而制財用之經。量入以爲出。一切吉凶之費。皆有限制。又須常留贏餘。以備不時意外之需。至堂室舟車。服飾器用。則概從儉樸。勿得矜勝而觀美。如此則

可勉窘乏難繼之患。而家風亦謹飭有餘矣。以上靳氏家訓

做家第一關鍵。必要除去債根。爲實地。我無所負欠於人。則錙銖積累。皆我所有。人不得而利之。不然。則生之雖勤。而子母倍償。輾轉相尋。凡我所有。勢必盡填無窮之壑。雖生何益。昔王十朋進理財之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此萬世足國之藥石也。亦我輩作家之藥石也。梁氏家訓

重祭葬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程伊川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

不重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吉。蓋先謀人事之變。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葬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宦遊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

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司馬溫公

古者庶人無廟而祭於寢。寢者前堂也宋時庶人祭三代而不及高祖。程子言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謂程子此言。深得祭祀之本意。故其祠堂之議。亦斷自高祖以下。今爲祠堂者。當如朱子之說。隔爲四龕。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位皆南向。凡伯叔祖考妣當祭者。祔高祖龕側。伯叔

考妣當祭者。祔曾祖龕側。故兄弟姊妹當祭者。祔祖龕側。故子姪當祭者。祔考龕側。其後高祖既遷。則曾祖居高祖之位。祖居曾祖之位。考居祖之位。第五世新祔者。居考之位。所有祭品祭服。不許他用。古人謂祭繼養也。葢祖父母已亾。而子孫之養不逮。故爲春秋忌祭。以繼其養。然祖考之神不可褻。尤有甚於祖考之存時。而子孫哀祖考之不在。其恭敬之心。尤宜切於祖考之存時。故七日戒。三日齋。其所謂齋且戒者。在乎必誠必信。起敬起孝

而已。如此方望祖考之來格。不然。則雖豐牲之祭。神不享矣。此誠不可不慎。

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於風水。再求於日月。各執其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分。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遂至累數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實大可傷。又有溺信風水。至侵占他人山地。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

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親終不成塋。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以上馬禮衢教家箴

祭者家之大事。且今五祀之禮缺如。惟有祭先一舉。相率草草。安能以孝敬貽後。約之有三。宜專。宜豐。潔。宜時。祭器以潔爲主。特作一櫥置祠堂內。諸凡攢盒甌筯。共合用若干。悉貯其中。臨祭取洒濯之。用畢。仍濯而藏之。不得移借他用。祭品隨四時應祭之期。各定額式。惟長至除夕用猪羊。每桌五菓一盒。熟味十器。餘時或用三牲。或用熟味。各從

所宜。爼應豐潔。與宴相似。不然。是敬先不及客也。豈古人鷄供母。菜供客之義哉。所謂時者。如清明則加角黍之屬。端陽則菖蒲雄黃。又祭丁之日。邑大夫祭胙。宜以聖餕特饗祖先。惟以原胙而已。不添餘味。奠以清酒。用明特舉。讀聖賢書。世世為士。水源木本。使幽明共欣。稽古之榮。此古禮所未見。以義起之。大抵與事生相似。即於心獲安。且後世患疏不患數也。拜儀。惟長至除夕。及冠婚大事。若遠遊經年初歸者八拜。餘皆四拜。陳幾亭家矩

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巳。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説。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

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方正學孝友菴記

喪不延客。不作雜劇。不尚佛事。不張鼓吹。不煖喪。不遂陳玩器。排蓮歌舞。及強孝子飲酒。呂豫石

葬有五患。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着。豈孝子之用心。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

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地至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語不云乎。龍穴非遥。只在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邇。空勞踏破隴頭雲。以上昨非菴日纂

衣衾棺槨外。惟灰沙第一切要實用。若孝帛旛幢。乃無益虛文。至鼓吹優伶。尤悖禮侈靡。移此備彼。不亦善乎。

喪禮須致哀中之敬。祭禮須致敬中之哀。以上高六石

世之論者。謂子孫顯達。家業昌隆。全係於一抔之土。由是溺信堪輿。搜尋風水。求以葬其親而益其子孫。卒至歲月耽延。迄無定向。子孫之顯達。杳乎莫必。而暴露其親之罪。已莫逭焉。予以爲風水斷不足恃。所恃者禮義而已耳。今夫禮義之在一家。其道豈遠求哉。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尊卑上下。有肅然不敢犯之分。與藹然不可解之情。是即所爲禮義也。有是禮義以治其一家。則型仁講讓。必不萌乖戾之端。積德累行。必不召陵夷之禍。書曰作

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善孰善於禮義。而曰降祥。曰有慶。則向所謂子孫顯達。家業昌隆。不已得諸此而斷然矣乎。乃今之人。不務禮義。而惟風水之是求。殊不知苟無禮義。即使風水果佳。吾知其必替。若有禮義。即使風水或惡。吾知其必興。且夫堪輿家。各矜其術。各是其說。爲吉爲凶。彼此互執。向使風水果有應驗。而吉與凶。已無確然一定之見。可以信從。而況應驗萬萬無之。人奈何舍我可必之禮義。而勞勞焉謀不可必之

風水也哉如以予言爲非是試觀宋明大儒其辨風水至詳其闢風水至力是豈無見而云然至於義路禮門聖賢之教人又彰彰在耳目間矣今讀聖賢書不能遵聖賢之教反被邪說誑誘可乎

人子事親事無大於喪葬者喪則俾子心之克盡葬則俾親體之得安哀敬畢達而不違乎禮如是焉已矣今之喪葬者不然親歿之日棺槨衣衾往往簡略而無益之儀文則日費數十金而不惜緇衣黃冠禮之賓朋之上笙簫鼓樂達於隣里之閭

金銀楮帛。照耀戶庭。而親屬之餽奠者。擊豕刲羊。堆几盈案。甚且剪綵巧作諸般。製軸雜施五色。殊無哀痛其親之意。及其發引舉殯。則騶從爛若雲霞。財樓高如山阜。而又走馬跳竿。弄丸打皷。僧道張繡蓋。優伶着舞衣。作種種戲玩。以悅人耳目。尤屬背理。至於三年除服。則又簪花披紅。親友稱賀。皆爲傷風敗俗之事。吾家禮法相傳。喪葬當悉依文公家禮。而無用之繁文。非禮之浮費。在所必禁。非吝也。先王之禮。爲子之道。固當然也。

家中設立家廟。四時之祭。皆宜在廟中行禮。墓祭非古也。特始於東漢耳。但世俗相沿已久。故程朱大儒亦從之。我家除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日。從俗往墳園致祭。其餘諱日及薦新等禮。俱於廟中行之。吾子孫各宜清念慮。正衣冠。即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在旁嬉笑放肆。

一切時食。先薦祖宗。冠婚生子嫁女之事。必告祖宗。遠行及歸家之日。亦必在祖宗前。致誠展拜。所以明孝思也。

至親骨肉。喜聚惡散。生既如斯。死亦宜然。昔趙忠敏有族葬圖。呂新吾有儒葬圖。族葬則左昭右穆。以世爲列。不容淆亂。儒葬則制如井田。名曰抱子攜孫。又名拱祖。子孫雖極貴。非賜葬及穴盡。不得別塋。近世士大夫家獨不然。父兄一經物故。便思另立塋園。豈以祖考爲不屑從耶。要皆惑於風水之說。自私自利。不顧親親之義耶。抑知風水二字。先儒辨之甚力。而葬埋之法。如趙呂二公者。亦不爲少。吾子孫其倣而行之。如東南方土薄。勢必不

堪多葬者別論可也。

期喪以下等服制。如現在仕途。退居持服。若只閒散家居。照常持服。務須各遵定制。如期變服。此禮樂之本。教化之源。慎勿以無關緊要目之。以上梁氏家訓

正嫁娶

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王吉疏

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婦與壻之性行及家法何如。

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或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且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嬌妒之性異日爲患曷其有極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世俗好爲襁褓許婚指腹成親及旣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行汚遂致從違兩難訐訟者多矣是以先太尉嘗曰男女必俟長成議婚終

身無後悔。此子孫當法也。以上司馬溫公

長子容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虞翻與弟書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程伊川

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爲所棄。男女婚嫁。切須自揣。文公家禮

近日婚嫁愆期。多因聘禮奩貲之艱難。不知親戚全在情義相好。豈在財帛相與。女家求厚聘。是賣女也。求得厚聘。必須厚嫁。何益之有。若云體面攸關。每見人家因厚嫁女而致家私消乏。既致消乏。有何體面。娶媳止要新婦端莊貞靜。要甚粧奩。豈曰新婦粧奩豐厚。可以濟子之貧乎。不知貧富有命。命該富厚。雖無妻財。亦能富厚。命該貧窮。雖有妻財。亦必貧窮。曾見人家新婦粧奩豐厚。有自己作孽。而嫖賭兼行。盡化烏有而後已。則厚奩何益

而亦何苦嗣後嫁娶俱須從儉不可奢侈貧家固宜如此若富饒之家併有名器之家乃一鄉表率更宜如此

正妻無子當置婢妾但不可多置多則區區一木難經衆斧之斲若雨澤不周又難固怨女之心閨門自此可危矣 以上克家堂家規

嫁娶之禮當稱家有無隨宜厚薄原無一定不易之則世俗務求餙觀竭力成禮之後即至一貧如洗試思一時虛文何益於兒女生計即使盡有實

濟而本家困乏如此日後何能再行別項禮節源源不竭乎又見女子自矜嫁貲之厚驕慢其夫夫不能屈之有終身唯唯從命者可見厚嫁之貲反爲傷倫害義之物矣且士庶之家財產易盡固當善留餘地即宦家祿入有限若非做貪官作罪孽何從供其靡費乎大抵敗名壞品多由於用度過奢不獨嫁娶一事爲然也靳氏家訓

婚姻者人道之始而風化之原也兩姓締結惟問其傳家之規範與察其子女之體貌何如而貧富

貴賤不與焉今之人往往輕貧而重富惡賤而喜貴無論富貴不足久恃即使足恃而其識固已卑矣況如我貧賤而攀援之能必其從我乎彼富貴而自據之能必其與我乎而近日世俗可笑其擇壻婦每欲其自嫡出者夫嫡出之子女未必定賢而非嫡出之子女未必定不賢而顧以此為取舍此尤婦人女子之陋見斷斷不必拘者也

人不幸中年喪妻則續絃一事不可不慎若娶再醮之婦其節操已失其廉耻已亾一至人家往往

輕慢其夫。殘虐其子女。凌轢其家人僕隸。忍之不可。爭之不得。化之又必不能。其爲害固非淺鮮。至於娶人閨女。亦有許多不妥。蓋男子在少年時。情欲不即能淡。故其精力消耗已多。至中年稍知利害。正當加意珍攝。若娶閨女。則年齒不倫。性情亦異。弛床第之歡。恐非彼之所願。竭衾裯之愛。大非我之所宜。而况子若不孝。有後母即有後父之嫌乎。故凡當中年喪妻。或已有長子。竟以家事委之。獨自坐臥一室。無所罣礙。何等快樂。即料理家務。

亦得保養精神。為却病延生計。此身受用不小。倘爲子息起見。則姑置婢妾。奉侍左右。稍稍優禮之。使一家人不敢輕褻。彼亦不至自甘人下。而其後去留惟我。此亦計之得者也。以上梁氏家訓

擇交遊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周子

學者必求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

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愼所謂師者何也曰禮也義也程子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胡五峯

凡取友必取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許魯齋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

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顧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可謂肖子乎。戒之戒之。王陽明客座私祝

習舉業。切記不可一日無師。無師則無嚴憚。無考稽。雖十分用功。終屬疎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

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楊椒山遺訓

一切伎倆性氣師長前逞不得一切聲華勢利師長前矜不得一切儀文情愛師長前苟簡不得故古人屨可進雪可立財可公難可赴耕耘可代洒掃可供顯秩可辭仕進可遲三年衰可服數年墓可廬總之陶鑄之恩決不可負何也成我者恩與生我者同 范竹溪做人鏡

過從不問寒暑。切磋只在身心。問餽止以詩書。飲饌安於簞豆。方成道義之交。賀陽亨思聰錄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諱忌。則忿爭興焉。袁氏世範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

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如族人鄰里親戚中。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羽翼。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旣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歿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其伏息自如。待夜乃爲之不祥。

正謂此曹若平日延接淳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必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以上馬體衢教家箴

朋友居五倫之一且問道講學解惑釋疑理劇分憂患難緩急非友無以濟之固不可一日無也然貴擇其賢而有益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斯有得也苟比之匪人導之以邪蕩我心志眩我耳目以至飲博荒亾其不喪志辱身者幾希矣然亦顧其

人之自擇何如耳古云近硃者赤近墨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 鐸言

益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訣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呂新吾

以勢利交者十有八九以道義交者十無一二勢利之交甘如醴雖易合而亦易離道義之交淡若水雖難合而亦難離二者猶冰炭之不相爲類也子弟不學無識馳逐於勢利之交而不求道義之

益。見其落落難合。則以爲怪。所以德業日隳也。

凡人交友。貴於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久要不忘耳。近來多以褻狎爲相愛。以阿諛爲相知。全無久而能敬之風。安望其嚴憚切磋。相與有成乎。至於一言不合。怒氣相加。臨財則不讓。臨難則袖手。必然之勢也。

世趨日下。安能盡得賢士而友之。但使尋常朋友中。有能稍存信行。不失其恆心者。便爲端人。當至誠相與。以古道先施之。即使我施而彼不報。亦姑

以情恕之如其改心易節萬不可交亦須善爲遠之不可一旦絶人已甚所謂君子絶交不出惡聲也以上靳氏家訓

教子之道擇師友是第一急務今之師滿街巷矣予以爲非有實學問眞人品不可以爲師何也學問實則可以啓愚蒙人品眞則可以養德器切不可妄信人言徒採虛望惟自家畱心察訪見有如是之師即延請到家起居服食一一優以厚禮而待以至誠蓋禮之厚待之誠彼未有不感格而盡

心竭力者。而其道又不可以不久。久則師弟相習而服之素。賓主相得而信之深。若今年易一師。明年又易一師。未有能成功者也。至於尊不如師而實足以助師之所不逮者。則莫如友。夫子論三益而先之友直。甚矣直友之最足重也。予見今之人。或因一言之合而定交。或因一事之投而結契。往往專以逢迎求悅。謟諛取容。我未有善。彼輒揚之。我已有過。彼終護之。甚且誘我以無益之務。誑我以不經之言。導我以非理非義之爲。惑我以亾身

亾家之術。小則圖醉飽。大則攫貨財。此皆由不宜以至斯極也。予惟擇其出言無阿。行事不詭者友之。縱其人文章才幹。未必兼優。而與之締交。終身有益無損。此則非師而功實與師等。噫。師友關係重大。吾子孫愼毋苟焉。梁氏家訓

凜官守

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予奪。係吾一言。其可輕忽。今不免曲直顚倒。非因受賄。即是狥情。否則率意鹵莽耳。有一於此。豈宜居民上乎。韓魏公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朱子

事上使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恕體其情。而誠以動之。將無人不可感。無事不可爲。故在仕者必事上官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劉忠宣公

官守二字可味。操守之守要清心。守待之守要耐

心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刼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子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庶衆知儆而無飾辭乎鄉民視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訶箠撲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

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己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僉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逮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即鬼神亦將來告矣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

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以上昨非菴日纂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予嘗使一走卒見其敏捷使之頗頻下人即有趨附之意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故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更當以法律爲師既知律已又可治人凡少年筮仕者尤宜加念薛文清公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

也尚婾阿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卑卑世態嫋嫋人情在下者工不以道之悅在上者悅不以道之工奔走揖拜之日多而公務塡委簡書酬酢之文盛而民事罔聞時光只有此時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專在此則所疎在彼朝廷設官本勞已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

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者實之偏者救之敝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之中策百世可循者也以上呂新吾呻吟語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釁故往往以有利之言慫慂官長斲削元氣不少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律載刑屬斬絞流徒杖五等罪有輕重刑有等差

犯罪之止於杖。尚不可枉以流徒。乃有一杖而竟致之死地者。每見衙門惡隸。求索不遂。故意重打。以致筋骨斷傷者有之。或有私受寃對賄囑狠打殞命。又有囹圄囑托獄卒。暗將人命致死。種種險惡。不忍言述。如果情眞罪當。自當明正典刑。使死者服罪。惡者知警。何容此輩矇昧致死。持刑君子。不可不察。

上帝好生。居官者於刑罰一事。最要從輕。然地方上。有勢惡豪强。毒害百姓之人。而桀驁姑容。則豺

狠不除貽害多矣故爲政者寬以待善類而尤必嚴以懲奸惡以上日省錄官戒

居官之要曰清曰慎曰勤而濟之以和清則精白一心不敢自私自利慎則事事敬謹不敢纖毫貽誤勤則夙夜匪懈不敢苟且晏安至於事上使下之際一以和平之氣行之務期有濟於公事而巳從此建功立業無可限量總不外此四者

居官者最要平易近民勿任暴戾之性使民各得自陳其情以便周知其疾苦民有干犯之處當詳

愼以處之期合於理當於法而已若先以暴怒加之安能詳察其委曲哉

大抵無論官之大小內外一以公忠正直行之務期爲國爲民無慚衾影即使正道不能見容或得罪去職而在我不愧不怍至死而無悔雖辱猶榮也如或昧理營私諂媚阿附自安庸劣誤國殃民究竟以貪污喪敗史書垂戒穢跡彰彰眞爲可耻耳此兩途者辨之宜明守之宜堅總之當以名節爲重祿位爲輕最是緊要關頭學古入官者亟當

講究之。

做貪官者。多爲子孫之計。不知子孫生下時。一生貧富貴賤。天已判定。我何必壞此志操。代爲之謀萬全乎。疏廣云。子弟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我自有舊田廬舍。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復增益之以爲贏餘。是教子孫怠惰耳。此眞有識之言。以上靳氏家訓

近世理刑者。每遇出富人罪。輒生嫌疑。殊不知法當坐死。雖貧無生理。理應開釋。雖富無死法。但當

問其理之曲與直不當問其人之貧與富也又有一種小民控告紳衿則必疑紳衿欺壓小民殊不知紳衿小民中皆有良善兇暴但當問其理之是與非不當問其勢之強與弱也蓋此皆俗吏之見宜深戒之 梁氏家訓

崇節儉

儉美德也古人之所寶也禹大聖人也帝舜稱其德曰克儉於家人君富有天下猶以儉為德況庶民乎故曰儉德之共也又曰儉常足人能崇尚儉

素。深自樽節。省口腹之欲。抑耳目之好。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務虛飾以喪實費。食可飽而不必珍。衣可煖而不必華。居處可安而不必麗。吉凶賓嘉。可備禮而不必侈。如此。則一身之求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免稱貸舉息。俯仰求人。又且省事寡過。安樂無憂。故富者能儉。則可以常保。貧者能儉。則可以無饑寒。豈不美哉。今之人不知以儉為美德。而反以儉樸鄙笑。亦可謂愚矣。是以富饒之家。日朘月削。寖以不足。中人之產。積逋累欠。寖以貧

乏。於是見利忘義。苟求妄取。兼併爭奪。放僻邪侈。無所不為。農工商販之家。朝得百金。暮即用盡。博奕飲酒。以快一時。一有不繼。立見饑凍。於是相攘相詐。甚至盜竊。身罹法網。妻子流離。原其所由。皆不知崇儉之過也。

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倖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亾如一日乎 以上馬體衢教家箴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决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爲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非非菴日

纂

如今做人要從苦中更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幹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裡磨難出來。即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何等落寞。而先憂後樂之志。不敢謾語之心。自幼時已有定見。甘受虀粥惡衣之困。一味只知讀書向學。下帷絕編。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直至參預大政。其至誠所爭。四方仰之。百姓愛之。凡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

之過前。一毫不入其心。故生有美名。死有令聞。至今史冊上。見其所行所言。不問賢愚大小。猶知斂袵起敬。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直與天地同不朽矣。如今你們生出來。便喫好食。穿好衣服。先將後來一段風光。已受用過了。如何又去指望富貴。如今也難道教你們尋個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不要學人飲酒食肉。穿着羅綺。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何等安穩。使後來還可增益。內裡妻室。也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靡費金銀。

只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凡祭祀燕亨烹炰浣濯之類。無不親自督理。你們一意存心讀書。比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這便是苦了。庶幾天地鬼神憐汝。鄉黨敬汝。祖宗佑汝。父母愛汝。僮僕畏汝。何愁富貴不至。即使不得。猶不失為守分君子。如此代代相承。何至墮落。畢竟有光大之時。如不知止足。軀殼上重重包裹。口舌上味味爭求。只在外面圖箇好看。以驚動俗眼。卻把孝親敬長信友宜家性分內事。全不去理會。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

眞戕賊身命者競趨而甘心焉先從僮僕鄰里從傍竊笑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宗之嚴父母之尊有不賤而惡之者乎這由得他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箇好人甘也可得福也可愛不然則後來苦至禍至時恐難禁也與言至此不覺刺心愼之哉愼之哉張鄧西抑情自損誨言

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樸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悅人以長華麗之習

子孫毋得與人眩奇鬬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

以吾儉吾何害乎。以上鄭氏家範

子弟有耽於情慾。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蓋始於試爲之。繇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於不可回。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以上袁氏世範

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

福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范竹溪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厦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兒也繩床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窑宣窑也五簋可以敘間濶不必包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画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魏環極

庸言

以前風尚儉樸。人多質實。近來多以奢侈相尚。一切服食居處。備極華靡。日新月異。以相誇耀。稍不及人。即以爲耻。除屋宇田園之外。亭池臺榭。務極雕崇。雖重費而不惜。以供目前之娛樂。三黨親友之間。即有貧窘不支者。如同陌路。莫之憐憫。何不將此等無益浪費。施濟其困。既可博現在之美名。又可得將來之食報。夫極盛者必衰。乃天運循環之理。最爲可憂。程伊川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己的身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

殊不知自家身心。先已不好了。身與心尚且不好。又安得保外物之常好哉。靳氏家訓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日省錄

風俗之奢靡。無事不然。而嫁娶尤甚。其娶也。聘定納采之文。費無算焉。其嫁也。粧奩服飾之具。費無算焉。博一日之觀美。耗無盡之財貨。至力之不足而鬻產。鬻產不足而揭債。謂不如是。則一切苟簡。

世俗必非笑之殊不知嫁娶之後貧將益甚其非笑終得免乎且非笑之在目前者猶有限而其在日後者可勝計乎乃習俗相沿莫之或顧遂使有子而不得娶有女而不得嫁甚可歎也夫婚嫁亦稱其家之有無耳富者固不必詭托於貧而失之太嗇貧者更不可豔慕乎富而失之好奢男婚女嫁總令各及其時則天理當人情安世俗之非笑何足計哉

臧獲僕妾供奔走給使令分至卑也身至賤也今

日巨室大家其僕縱侈而無禮甚矣宮室輿馬之壯甲於鄉閭服飾器用之華耀於耳目其婦若女莫不珠玉其首而羅綺其身爲主人者非特不禁之斥之抑且愛之喜之殊不知欲厭其欲必竊主之財欲逞其奢必攘人之利且奢華是尚即閒僭越之門靡麗不懲漸成驕慢之勢予見人家有不再傳而豪奴悍僕藐其主而欺之及背其主而去之者皆其平日之姑侈致之也是故治家者必嚴立規矩務使男婦一遵禮法不得少有過分但上

者下之倡也上節用則下之侈用者寡矣上守禮則下之越禮者寡矣然則禁飭臧獲尤自躬行節儉始

甚哉近日之子弟其崇尚華靡爲已極也画棟雕欄而宮室之華靡極矣錦韉繡轂而車騎之華靡極矣蜀錦齊紈文犀玳瑁而服飾器皿之華靡極矣無論目前之暴殄足惜將來之窮餓堪憂當其餙觀炫美意氣洋洋而胸中實一無所有識者已鄙而薄之且因子孫之怙侈不肖從而誚讓其父

凡剌譏其先世下喪名節上辱門風子弟苟有志氣當不為此今夫宮室蔽風雨而已画棟雕欄何為乎車騎代徒步而已錦韉繡轂何為乎服飾器皿禦寒備用而已蜀錦齊紈文犀玳瑁何為乎願吾子弟禁飭華侈返歸儉樸詩書充腹腴於宮室之膏粱道德澤躬麗於貴人之文繡苟舍其在我而徒求誇耀於世俗可耻莫大焉以上梁氏家訓

安義命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

我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逸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李延平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許魯齋

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

得氣不挫折。謝顯道

士君子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且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此理。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

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藉於先世之遺財耶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長久者亦惑之甚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多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跼蹐不自安又何異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諓諓然諛之恐恐然附之亦可愧也夫若此者人皆以人事

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況爲之而不成者多乎世之人役役敝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笑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今宰輔不復有小人矣蓋操履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造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

怠。而所守或變。遂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貴。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語云。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故與其角者去其齒。傅之翼者兩其足。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使相制相避之。幾渾然天成。乃爲妙理。若一一全具。則其害尤甚。人能知此理。日加省念。安而處之。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豈不省事。

或問於揀塘陳先生曰。夫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孟子亦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曰不然。凡事固皆前定。而在我所當爲者不可不盡。但不應非理妄爲耳。如死生有命。然凡可以養生而避死者。自當爲之。苟徒一切諉之命。則命該不死。雖絕粒亦無妨耶。故聖賢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明。宋儒以爲人事盡。然後可以諉之命。其爲世訓明矣。以上馬體衡教家箴

修女則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

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手跡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容。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曹大家女誡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

娣姒以和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淫狎卽宜屏放若有妒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鄭氏家範）

大凡和睦的人家皆由內有賢婦人所助忤逆的人家亦皆由內有不賢婦人所攪何謂賢事舅姑奉祭薦敬夫子睦姻戚無故不出門庭不妄笑語如此之類是也何謂不賢多言無耻邪僻妒忌恃强凌弱鼓攪是非飲酒亂性狥私蔽公如此之類是也鄭氏有曰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爲婦人者不

可不畏。
婦人無專制之權。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出嫁從
夫。夫死從子。若其舅姑在堂。爲夫者尚不得自專。
況爲婦者乎。且其所職掌者。調甘旨以奉尊親。潔
蘋蘩以供祭祀。餘惟中饋酒饌。針線紡織。是其本
分。原無干預外事之理。後世溺於枕席之愛。惑於
浸潤之譖。孝悌之道漸衰。家門之政漸亂。一切待
人接物之宜。權歸於內。遂至事事失體。貽笑於人。
甚至縱其所爲。有不可明言者。惟慎之於始。防之

於微斷之以剛庶免後患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不可不知

女正位乎內不出閨門古之道也除父母有疾病死喪或兄弟姊妹有嫁娶大禮方許回母家過宿至於歲時歸寧或偶有女眷宴會只許朝去暮還不許過宿

男子有道義之交有學問之交有周旋患難之交然尚須慎擇益友不可濫交而誤信匪人女子原無結交之理乃有與疏遠者認親與鄰里拜姊妹

其意何取乎非其貪財物即爲便於淫亂也閨門不謹自此始矣

婦女不許往寺廟焚香禮佛亦不得令尼姑女巫賣婆媒婆等人往來出入至於彈唱說書搖惑耳目汚亂心志一槩不容入門媒婆一役止用于娶媳嫁女之時閒時便不許到家行走

女子通文識字而能明大義者固爲賢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要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無耻醜事者反不如不識一字守拙安

分之爲愈也陳眉公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可謂至
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凡丈夫三十餘歲無
子自當或娶妾或納婢擇其端莊貞靜者以爲嗣
續之計正妻不許阻撓若有心懷嫉妒面爲順從
巧計百出使之不得同寢處者更有一種奇妒異
悍之婦將妾婢所生之子百般作踐使之不能成
立且有殞滅其生者其罪誠不容誅即按七出之
條而去之若妻和順宜家爲夫者溺於私愛寵妾

凌妻以亂嫡庶亦所當戒

禮云叔嫂不通問所以避嫌疑也近日風俗叔入嫂房漫無忌憚至有戲笑相狎全不循理者相沿已久恬不知怪即使不至亂倫已足傷風敗俗矣況如此內外無別安保其無亂倫之事乎今宜永革此無禮之風止許正經事務相見通問平居不得從俗混雜違者家長即加叱責至若異姓親屬如姑表兩姨之姊妹丈夫與大小兩姨及妻舅之婦並無服制尤須避嫌即不得已而會面亦不許

褻狎戲侮

禮云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從一而終不易之道也婦人不幸早年孀居若能矢志堅守足不出閨門一切流蕩邪僻不入其耳目眞心實意只爲亾夫盡仰事俯育之職如此非但節操可嘉其有功於夫家者甚大而本家父兄亦有光矣即使家貧不能自存願甘艱苦少年無子願繼房姪承嗣只要保全名節此尤難中之難凡爲兩家親長尤該盡力照管多方調護以成其美烈但婦

人家稟性豈能個個盡皆貞節如有不肯甘心苦守自應聽其改適亦是常事不足爲耻或一時雖慕美名而欲守節至歲久日長漸變初心或偶有感觸羨慕他家團圓親熱憎厭自己孤單冷靜此種念頭既萌又怕一旦改嫁被人非笑遂有名爲寡婦私自喪節者污玷門風莫此爲甚爲兩家親長者宜預爲商酌體察其性情可守則守不可守則嫁不可勉强壓制以致隱忍敗壞悔之無及也

以上靳氏家訓

凡門外有婚喪龍舟戲法以及一切熱鬧之事婦人毋得出觀

古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男子於彌月之後不妨常抱於外使其熟識外人勿致怕生畏縮女子則深藏內室至會行走之時切宜禁其出外遊戲教以知羞識耻

鄉村惡俗賽神獻戲男婦聚觀恬不知怪婦人不出閨門行必蔽面古之制也而乃與男子列坐衆目交加全然不顧豈不可笑嗣後惟家中有喜慶

之戲許婦人垂簾觀看勿得往村社出頭露臉儼然以看戲爲公事而不顧廉耻羞辱也

炊煮之事雖在婢妾而主母必須親臨廚竈不特延賓待衆當有差等其肴核酒醴若非主母不能隨時置備即或置備而委之婢妾之手鮮有不狼藉暴殄者矣以上克家堂家規

御臧獲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竊盜弄權犯上者逐之

司馬溫公

涑水家儀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與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葢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袁氏世範

婦人之易生言語者多由於婢妾之閒鬬婢妾愚賤豈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爲忠於主母若主母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妄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意 柳城胡氏女範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薛文清公讀書錄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違背不曾有便當省力之處如放頓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料必以短爲長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能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率應對不識分守所以致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咤其性不改其辨愈忿致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惱怒失手而致

死亾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
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
也如此則僕者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省
事矣至於妻女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愎暴
恐殘刻不識經書道理且責備婢妾亦非丈夫之
比主家者宜於平時常以待奴婢之理諭之庶爲
兼勝矣 袁氏世範
諸婦夫死有能持節守義而終身不願再嫁者主
人主母當厚恤養以全其志毋使失所違者必受

天殃。曹月川家規輯畧

一應臧獲亦人子也。宜恤其饑寒。節其勤苦。療其疾痛。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勢應如臂指。我旣廣我仁心。彼有不竭我情力者乎。

近世公卿士夫之家。於僮僕有才幹者。爲其主害人興利者。便以爲快意而信用之。有老實惇謹者。以爲不稱己意而棄外之。譬如入好食爽口之物。不知積久成疾。若好用便捷之僕。日後必成家禍。諺云。養痴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以上馬體衞教

家箴

每見親友相與有始親而終疎者多起於奴輩之輕慢失禮或兩家之僕鬬口角力主人誤信先入之言各護其短遂致嫌釁橫生故御下不得不嚴但凡奴輩與他宅上下人等爭競可不問理之曲直先責自已家人然後再為剖析則奴輩自知顧忌而他人忿爭之氣亦平矣前輩云奴僕得罪於人猶可恕也若我得罪於人不可恕也此語良有深識

主之御僕猶君之御臣也須恩威並濟凡衣食之類必須一體周備使無怨言其無心之過些小之失可宥則宥之或嚴諭戒飭之使勿再犯苟壞法亂紀酗酒賭博有關大體者務以嚴明公正使重處之斷不可姑息以長奸邪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即此意也至於有夫僕婦分雖主僕誼與兒女一般即有姿色可觀當思物各有主不得恃勢淫污以壞陰德既失家主之體必萌弒逆之端切戒切戒以上靳氏家訓

御臧獲之道無他在寬嚴相濟而已矣嚴則束以規條肅以名分使內不至於養亂外不至於生非而驕慢之風戢焉寬則憫其勞苦恤其饑寒使內有以服其心外有以致其力而怨尤之釁消焉朱子所謂莊以涖之慈以畜之是也倘用寬而不先之以嚴用嚴而不繼之以寬欲以養女子小人豈不難哉

驕奴悍僕不可畜養而來歷不明之人尤不可輕收爲奴僕

家奴於途次遇我本族宗支以及壻舅等親雖極貧賤不堪衣衫襤褸者皆當下馬旁立不得揚鞭徑過察出重責勿縱

凡我家奴男不得用時樣紗縠并貂皮狐腋女不得用時樣紗縠與珠玉金寶我子孫亦不得以此賞給

蠹家莫甚於冗食家中僕婢雖多勿容懈惰務令各有專業習成一技可免蚕食之累

僕婢皆當及時謀其婚配不得致有怨女曠夫以

傷和氣。

家生子。有聰明俊秀者。教之讀書學算。培養長成。後必有用。

僕婢有過。第當薄懲。毋得過責。致傷肢體。其寒暑饑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隱微。有不敢言者。皆當一一體恤。昔人云。此亦人子也。此言深有味。以上

梁氏家訓





